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三十七

烏程温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三

死事

江右自左夢庚降其部將金聲桓不願北行請於豫王取江西以自效聲桓本無智略其至也惟殺掠以立威於是諸郡各城守義兵起矣始於建昌而廣信撫饒繼之惟贛州不守為最久其被毒也亦最酷其後金聲桓反覆南昌復燬焉數年之間江右生民盡矣今自守土者別見列其義兵於左

徐敬時　王鼒

劉曰杲　徐善箕

徐敬時字伯宜上饒人崇禎丁丑進士江西陷杖策入閩閩

陷挈妻子隱鍾山庚寅自閩出駐永豐之九仙岩舉義興復

大兵屢攻輒挫衂去歷辛壬癸三年總兵楊文戰死敬時知

勢不支作絕命詞四章朝服北面再拜自縊

王鄜永豐人崇禎戊辰進士乙酉起兵行在授兵部職方郎

中丙戌夏為

清帥康某所獲說之降不聽死之

劉日杲字出子永豐舉人隆武二年陛謁授翰林院孔目尋

同詹兆恒鄭大倫王栻等奉詔出關劉禦駐永豐與

大兵相持凡三年勢不支移扎龍頭山寨復困遂絕粒作自

祭文而卒日杲好著書年二十失偶有子矣遂不更娶性至

孝親早逝每逢忌辰必奉遺服於座拜而上食喜飲酒所著有建文春秋開國功臣甲申十八忠臣贊

上饒徐善箕天啟丁卯舉人官石首令罷歸倡義饒州界丙戌春被執不屈死

彭錕 金志達附

寧都諸生彭錕字劍伯與九江金志達等起兵從督師楊廷麟奏授錕兵部員外郎廷麟以幼子屬錕撫之甚厚庚寅春寧都被圍錕治具召親戚故人飲酒酒半謂客曰城必破我義不辱行與諸君決矣且我與楊公共事久當死所以不死者以楊氏孤也今孤少長成我即死人必無虐忠良後者以楊氏孤託其友乃素冠帶爇燭於庭呼妻李氏亦冠帔出北

面拜畢引經就東西偏各自縊死而金志達與僧了悟等集萬餘人結營鄱陽彭澤間出戰池州建德屢奏捷後亦俱敗死

鄧思銘　楊應和

楊居久附

鄧思銘字建侯南城諸生父為益府審理思銘因得尚郡主性磊落負氣節北都陷即號召諸生設武備名曰庠兵欲以紓國難有司聞之阻曰庠何兵耶乃罷乙酉王域等奉益王起兵思銘入幕籌畫城破被執大罵繫於竿首而射之每發一矢思銘呼曰未中要害至六矢罵曰經時不能殺我汝技何劣也已而死

揚應和字惠生揚居久字若淡皆新城諸生也
大兵逼新城紳士欲降應和賦詩痛哭衆遂止應和曰我一
身當敵禍無不及諸公也族弟居久歎曰壯哉吾兄可無與之
共事者乎提刀而出同就執強之俯伏不屈既死尸不仆作
擊刺狀無不嗟歎之者

陳賛典　譚　渭

馮　伯州　魏一柱

陳賛典字天成進賢諸生鄖陽巡撫良訓季子也江西陷破
家起兵挫於鈐口叩鉛關謁督輔黃道周言兵事道周奇之
入覲天興陳恢劃機宜疏七上並得俞旨授監紀推官令與
浙江監軍御史宋盛濃同事盛濃開府鉛山賛典竭蹶行間

領三十六營之一屢有戰功復廣信府授監軍僉事廣信復
陷退守鉛山盛濃被召去費典逵同武威侯曹大鎬分兵出
茶山諸帥各散地就食費典移駐淵溪金聲桓拔營來攻本
部前鋒李相叛降費典方藍帕首騎赤馬鬭弓絕溪角李相
指為識羣爭獲之費典且騎且射陷泥淖中被執赴南陽見
金聲桓大罵殺於洗馬池
譚渴南豐諸生故侍御偕之子隆武二年同涂伯昌破家起
義復新城至橫村戰死馮伯新城諸生初從永寧王起兵身
先士卒屢著其功授總兵官丙戌同新城武舉劉聞泰南豐
潭渴復新城為
清兵所獲死

魏一柱瀘溪人選貢生

大兵破瀘溪以南昌亡命李光前署知縣事一柱憤起與諸生丁元傅抒奇等夜執光前送鄭彩所磔之已為職方張載述畫策守瀘溪敗

大兵於密潭擒曹大鎬高凌雲師繼至一柱又為謀議永**曆**元年秋王得仁兵夫至下令旗瀘溪之丁傅魏三姓一柱遂棄妻子與傅抒奇入閩襲破將樂縣先是都閩時諸藩王畢集閩詔而永西德安興安聚兵而王者不可勝數一柱聯合之攻克建**寧**

清大師怒以重兵圍之一柱與諸生俱遇害惟興安以先事出得免

吳啟爵　倪大顯

吳啟爵南豐人與同邑張鄉善永寧王以閣羅總兵復撫州啟爵偕鄉入謁道新城會永勝伯鄭彩惡閩兵暴掠欲沮之啟爵旗幟與之類遂止之搜篋中得上永寧書則皆規其禁淫掠以固結士民遂得釋彩副將陳輝留鄉掌書記啟爵罷歸已鄉數數為輝言啟爵輝召之啟爵曰國用方艱吾不敢食國祿願裹糧從王事於是鄉產自負藥囊衣履深入敵營偵探悉得其情形擁重兵不進啟爵憤曰請獨當一隊輝許之每戰陷陣疾呼衆皆踴躍從之

清兵屢卻已矢中頰貫耳死輝大驚遣卒覓見其骸焚而瘞之一軍皆哭

倪五名大顯字用闇以行稱樂平人家素封雖學舉子業顧時與四方諸豪俠遊屢殲巨寇之患里中耆樂平人雅相敬禮崇禎十六年黔兵勤王過樂平不戢五偕兄大恢起殲之繫獄已得釋明年饒州推官周損稔五名幣致之屢聯絡諸豪傑起兵及敗乃從黃道周道周復敗最後乃從汪志稷曹大鎬自宏光元年以往三載治兵無虛日嘗敵數百騎窺樂平五率數十卒破敗之戊子王得仁屠樂平五率所部拒之得仁軍素聞五名爭欲得之一僧有神力長八尺下馬欲手縛五五斬之應手落得仁兵稍卻時得仁親履行間兵復進五所部鳥獸散乃自刎死兄大恢大登被執皆見殺

胡之瀾　李含初

郭賢操

進賢諸生胡之瀾字聿脩丙戌舉兵援霞山麓有衆近千清守將潘永禧率兵至接戰於穀原初騎射久之棄馬立高岸步射未幾衆潰潘揮兵四面圍之矢盡被執入餘干城西門觀者塞路瀾顧謂曰胡生面目未嘗異人所異者身心常未不黑耳邑令飲酒謂曰權降以俟時何如瀾曰君父之事死生之際不可用權見金聲桓大罵金命批其頰頰齒落盡猶含血噴之臨死罵不絕口

德化李含初乙酉傾家貲起兵眼山得王拐子等有衆近萬復瑞昌德安再攻圍南昌九江都不克而王拐子固捕諮嗜利反復九月聲言攻南康撤營去

清將余世忠掩眼山不備攻之含初及弟映易長子宗麻俱被執死次子玉英為王得仁所害從含初先後死者有武生唐康鄧上鳳諸生熊九鼎云

郭賢操字以約德安名諸生故兵部郎一麟仲子乙酉八月起兵豹子巖合邑武生胡伯仰衆數千克德安旋襲復武昌與我兵遇戰縣治東殪其前鋒勁將振旋旅還所部高長子剸盜也

清餌之執賢操以獻屬招撫孫之獬新至釋賢操不殺放歸里丙戌四月謀再舉

清偵得師期環其廬火之賢操跳身逸轉徙奉靖星海間所至爭破家延納賢操雖流離困頓丰采不少衰戊子金王來

附建議立官義兩營分戰守策上不省夏
清再陷九江長驅入贒撫復投袂起而邑胥素不快於贒撫
者潛引
大兵夜襲其營執之赴滕凝立賦詩不能屈遂前剮其腿腿
盡嚙趾血流滿磔且罵且賦有血流大地山河壯髮指青天
日月輝之語先後從贒撫死之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戒武
生胡伯仰桂妾繆氏不辱亦赴水死

聞人天祥　王寵

鄒文敬

聞人天祥字令公建昌南城人世寒微少有志節讀史至文
信國傳喟然歎曰士君子不當如是耶因襲名焉永曆王性

豪樂間無顧忌語天祥一見禮為上賓時呼為髯而不名王以粤兵收復盱江召天祥天祥即日拜辭其母入見王執手痛哭署監軍事

大兵圍王撫州謀間道取盱絕歸路王令天祥出守界上兵才數百敗走敵騎時永勝伯鄭彩駐兵新城天祥往乞援不應及冬撫陷王被執鄭亦棄新城去天祥聞變不避亦被執其外兄朱某在

大軍請於帥得釋間道走閩遇王故將馮垣與之合招義卒數千圍新城

大兵猝至復執付獄天祥不食為詩別母妻亦赴市丙戌正月也

王監軍寵字二吉行八人多呼王宷八吉水人壬戌進士王
宏母弟也少不羈以勇豪里中乙酉從劉楊二公起兵所部
多推埋亡命頗不戢已吉安再陷復糾集故部出入吉贛臨
撫閒驟發倏散踪若風雲數百里地敵騎阻絶士民得安定
服明服者皆來八力也丙戌中元返子舍作佛事七晝夜謀
知之謀襲焉先覺遁去一日途中猝遇騎從兵奔散被執詭
降推牛張具痛飲諸將士深夜皆醉密集所部入殲之復諸
器械旗幟即假敵舟揚帆下抵新淦峽江
清令具迎水澍立起擒殺之連復二城及敵鬪來援則已先
期焚舟入山矣已鄒忠介諸縣來合營
大兵突至二鄒受縛來八急書追劉王宷八五字於旗襟敵

營大呼殺賊敵不疑反適去始知其即來八也益畏憚之丁亥十月廷拔董學成檄各郡兵會劉鋭騎雲合闖卒星散來八復遁入山騎兵環山攻之來八死尚不知也明年金王反正適覓王寵不可得始知來八真死云

鄢忠介諸孫者一曰文敬字子嚴一曰文鼎字子耳兄弟並名諸生與兵廬陵人習鼎聖同起兵從劉同升往來虔吉間號為勁旅屢挫敵鋒已乃從王羅及敗文敬見殺文鼎投黑潭江而死粤中贈文鼎副使文敬僉事而鼎聖則從劉季鑛入楚隸何定興軍受監軍副使何殁走歸堵司馬胤錫堵亡被執其家丁某敵在敵營逸還

大兵知其軍孫夜襲之鼎聖戰死十二月三日也其中軍信

豐曹汝聞見執大罵不屈死鼎聖為禮部侍郎孔教曾孫云

王其定等　　孫仲全

許文龍

其在吉安起兵者又有王其定王德官蕭建侯王之豹等其定字卜萬安福諸生貢授來陽令德官字性任盧陵舉人乙酉各集衆起兵與鎮守將胡長蔭共守吉安吉安破其定被執死於獄德官退守山砦大兵追之與建侯之豹同戰死建侯盧陵諸生之豹泰和人雩都諸生孫仲全字天武丙戌贛州圍急仲全率鄉勇具糗糧入城因上䟽輸滅寇策數千言城守諸臣稱其才使督鄉兵與

大兵戰河西多所斬獲贑破拒砦自保金王來附仲奎聯絡
信豐興國甯瑞諸軍將應之大帥高進庫率兵襲擊見執抗
節死其子詔復與曾斌李球袁春蘇等收兵再戰中礮而死
甯州諸生許文龍字雲樓與同邑張猶龍起兵甯州猶龍故
為楚撫何定興監軍領十八營援劉張獻忠者也乙酉金聲
桓入江西遣人說之降二人不可率兵逐
清所署甯州道宋某拒其城以舉人王某署州事州民多避
兵入山王守欲招集散亡說張許令駐軍郊外二人移師奉
鄉金兵乘間襲執王州守降將吳勝遂導之攻奉鄉文龍偵
知之伏火鎗生抗嶺而令猶龍出嘗敵且戰且卻引入伏處
火鎗發殺金兵百餘人斬吳勝贊桓濟師攻之三月糧盡文

龍猶龍走劉首之界首砦金兵攝之整兵衆力戰猶龍不支逸去文龍遂見執聲桓見之曰好漢今至此乎文龍叱曰定國公同事決不如狗輩偷生遂遇害

寇夢虬　孔尙元

孔尙哲　蔡觀光

上饒寇夢虬字赤生乙酉秋邑陷新令至逼民薙髮夢虬率其黨楊大顒大觀詹前格殺之事聞隆武詔授中書舍人令提兵出火燒關戰屢克

大兵益至力竭而潰

修水三傑者孔尙元尙哲及蔡觀光也蔡工爲客而尙元故素封喜結客戊子春金王反正尙哲募兵從之及南昌被圍

將往捜與蒳砦格鬬潰殁肖元避匿自傷國家仇恥未雪思得一當己丑九月客有恣之者説云奉靖[闕]武瑞南建七邑竝時起推肖元為前鋒肖元喜諾集山砦兵得百餘人制挺宵登令劉時俊竄匿市闤驟散肖元入城焚官廨民舍數十廛而已遠近震動守將調兵禦之然諸邑絶無應者其黨顧壽十懼執肖元以獻事連在籍職方郎中趙魁明武進令張士瑤竝繫獄屢訊元無撓辭鄒張得釋元獨死龍光心愈憤

庚寅與南昌鄔　揭竿西山謀敗將走鄱易舟過康郎山為水哨所詰辭窮起而鬬受縛論死建昌涂君鼎稱為三俠云

南疆逸史卷三十七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四

死事

自南都立國畫淮而守西北之地視為疆外矣雖嘗申命督撫而遷延不至朝廷亦置不問陳潛夫在河南粗有經理請兵請吏而馬士英疾之罷其任以史閣部之忠勤經營淮上日不暇給亦不能復籌西北一步嗚呼江南固明土也而大河以北獨異域歟間有盜賊結寨稱雄竊名義掠荼毒生民不足數也今錄一二紳將之矢志報國以見西北之有人焉

程見周　王良翰

李虞夔　孫守法

程見周字杏田王良翰字蓋銘大名滑縣舉人也為人慷慨重節義饒志略時流寇方熾而滑復大祲見周佐縣令李巖設法劑撫賑巨寇招流亡良翰則出藏穀賑給存活甚衆甲申二月李自成破山西分兵掠大行以東將抵滑時縣令缺令吏民恇懼不知所為兩人與朱胄哲等議城守不決城陷署其黨劉三晉為令刑勒紳士兩人相謂曰世受國恩不能挺身殺賊而令醜類肆毒苦乎及

大兵入關三晉恩招潰卒圖變三人乃定盟起兵將斬偽令以待

王師謀洩為所殺

逸史曰方是時闖亡矣書生奮志欲逐賊以報國志哉

李虞夔字一甫山西平陸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戊子春姜瓖反於大同虞夔起兵應之陷潼關及蒲解諸州己丑秋

大兵至平陸山寨其子宏投崖死虞夔奔陝山匿其壻王某家庚寅迹得之繫陝州獄旋殺之

孫守法陝西人有勇略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加都督同知甲申闖賊陷京師踰月復敗入關關中守將皆降守法棄妻子入終南山號召義勇銳志討賊或謂之曰國滅君亡公何所効功守法流涕曰是何言與我受先帝厚恩見賊不討何面目立於天下時賊拒興安州守法與鄖陽總兵王光

恩合兵攻破之又攻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九月朔賊將路應標以賊十萬圍鄖陽守法光恩督參將苗時化王光泰等連日大戰殺賊無算賊勢漸衰而吳三桂率
大兵入關徇秦地時乙酉五月也守法又入終南山久之奉秦王第四子稱漢中王開邸五郎山檄召西漢鳳平延慶等郡兵將圍圖西安十一月初七日起兵遣副將賀珍以義勇三千復鳳翔於是盩厔鄠渭涇陽三原臨潼澄城白水諸縣次第來歸軍聲大振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劉文炳賀宏器郭金鎮黃金魚焦容仇璜等俱應之而大定本固原舊將功最多守法推重之十二月與之攻西安是時郃陽舉人姚沖胥千總衛天命康姬命同州朝邑諸生李世仁王知禮等各

殺守令以應守法而

大兵守西安者不滿七百人總督孟喬芳懼甚乃調山西兵五千來援甫過河知禮命朝邑百姓偽持羊酒半道迎之而伏兵間於旁飲醉盡殲之喬芳益懼又調榆林兵五千人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諸將至城下然兵少騎兵七千步兵五千而已平陽人曹三俊三英師可宗謀以城應事泄被殺丙戌正月五日援兵至部將賀時珍胡向化等謀曰我兵少攻之猝未易拔安能復戰乃解圍去二月閻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來附隆武帝聞之遣使間道封守法大定俱為伯然是時中原盡失。

大兵之徇秦地者衆守法所得郡縣旋為

大兵恢復聲勢寖衰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敗於興安境中九月王光泰敗歸鄖城又敗走房竹丁亥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長安石黨谷三月朔守法破寧川與高勲等拒興安州之喬麥山總督孟喬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猶執鐵鞭格殺數十人乃死傳首西安大定入蜀

孫可望獻賊之遺孽也獻忠既誅於蜀可望潰而西南掠滇黔所至崩摧無敢與抗者乃有忠憤激烈徒手而與之搏雖不量力然其義足尚也錄之如左而城守之死節者附見焉

吳履泰　上官星拱

李爾龍　陳萬齡

吳履泰字亨若定安諸生丁亥四月

大軍渡瓊州官吏迎降履泰方居憂纔經起兵盡散家貲召募旬日間得壯士三千黎岐之衆六千於五月五日大誓師進擊十二日戰於買萬長坡斬首千級

大軍稍卻次日黎明以鐵騎夾擊履泰師遂潰謂其弟履節曰吾力盡矣汝可歸葬先人抱石投海其甥王蔚文從之門人私謚端烈先生後二年有王昌言之事王昌言者字如綸定安諸生禮部尚書宏誨孫兆是申申五指山黎有叛首馬隆根結黨謀攻定安擁上流以窺瓊昌言所居龍梅當其衝乃散財糾壯健為扞禦計賊知有備不敢犯乙丑夏六月賊以數萬衆出攻昌言率死士先登陷陣多所斬獲既而參將

張某軍行遇伏棄戈潰散言昌單騎衝突手刃數人毒矢雨發不能支遂死是秋九月定安陷昌言妻陳氏被執以計脫其孫懋智乃罵賊死嗚呼昌言守龍梅而定安遂失以固延至六年不被寇昌言死而定安遂失禍流數縣天之亡昌言也夫豈惟一身一家之故哉定安人私謚忠愍以其嘗置義田設義學有德於鄉又能保障一城也

上官星拱字北樞靈山貢生丁亥二月廉州陷指揮張烈死之其四月星拱起兵與黃崔鳴復靈山與宗室江西石城王府鎮國將軍統鑾圍廉州十月望克之擢監軍副使踰年奉命防守博白鬱林與大僕卿黃𤇆中總兵謝應奇鬱林道副使謝天英聯師守禦又與督師兵部尚書釋源赴梧州應蹕

辛卯廉州被攻星拱同信宜侯李明忠堵禦兩戰皆捷耿繼茂招之不應守武利內砦相持彌月援絕砦陷與其標官四人血戰死之其部數百人無一生者皇拱妻沈氏召女及婦飲藥死子參將捷拜被執不屈死統鑒以永曆三年至靈山被害其墓尚存土人至今祀之

李爾龍者新會人年少性傑烈誓欲殲敵一日以重金購得倭刀甚犀利夜置牀上錚錚鳴爾龍大喜曰天賜也持往廣州值諸官有事江滸爾龍短衣跣足奮刀前斬士卒死傷者數人侍衛潰亂人大駭走爾龍大呼曰我天兵數萬在此城將閉爾龍奪馬馳入城中至平南王府門者叢鎗刺之策馬復馳去追及演武場身負數十鎗被執平南王尚可喜詰之

曰我天朝義士也奉李定國令旨潛兵入城今夜一鼓當發
我性躁不能待故至此遂瘦死獄中
陳萬齡字學修乳源諸生父某常州通判為盜所害萬齡痛
憤結壯士二十四人潛入城砦擒渠首斬之祭父丙戌冬詔
州不守萬齡起兵與
大軍戰於梯子嶺敗之又戰於白牛坪敗之遂復宜章將乘
勝入楚
大軍禦於郴口戰而死部曲苑如元退保樂昌又力戰斬首
數百相持白沙灣踰月一日酒酣祼身與大帥戰兩釋兵搏
擊力竭相抱入瀧以死同里貢生張國錀字金門者亦起兵
從總兵郝永忠與

大軍戰亦死之先是萬齡與永忠約攻宜章謀洩大軍潛伏山隘盡坑永忠兵而以其旗鼓軍號出孔源諸生四十餘人往迎悉見殺

吳子騏　譚先哲附

石聲和　顧人龍

吳子騏字九逵貴陽舉人為興寧知縣安邦彥之反也圍貴陽急子騏念母在城中倉猝棄官歸遂不仕總督朱燮元知其才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謎反陷大方城逐守將引兵內向燮元屬子騏走書招六廣諸目曉諭利害果相率降附燮元上其功璽書嘉獎至是聞可望等擁衆將至子騏謂邑紳劉瑄揚元瀛等曰我明之老臣也坐視賊至屠戮鄉邦何以報

國困共起兵拒賊於要路敗之賊來益衆力不敵被執俱不
屈死琯元瀛並起家鄉薦琯官主事元瀛官同知子騏同年
譚先哲平壩衛人官戸部郎中邑城之陷與同里前兵部參
政石聲和皆闔門殉難有顧人龍者定番州人嘗出仕既老
家居寇至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及城破罵賊而死

席上珍　金世鼎附

何思　段伯美

余繼善　耿希哲

冷陽春　夏祖訓

席上珍姚安舉人為人磊落尚節義聞可望等將入滇與其
友大姚舉人金世鼎謀曰城尚可守盍起兵拒之因出家財

募壯士二萬人與姚州知州何思濬以乘城可望乘其未備
也疾遣其將張虎奄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殺上珍及思被執
可望欲降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豈屈於賊耶罵不絕
賊紉其口猶罵可望怒剝其皮從踵至頂其聲隱隱也思亦
不屈死其時寧晉舉人段伯美呈貢諸生余繼善哲耿希哲
及昆明孔思程皆起兵拒賊思程以從軍得官衆以其能武
推以為長及定國兵至思程從舟遁伯美因知州冷陽春知
縣夏祖訓共城守定國攻破之伯美等皆死陽春石阡人祖
訓嘉興人也

逸史曰或有問於余曰子於諸義旅之舉是歟非歟余曰於
君何如或曰是不知天命者耳昔者以全盛之世九重之尊

四海之富山川之阻關塞之險荷戈彀弓而防衛者所在如
林然而一夫袒臂大呼千百成羣袯襫詩持白挺望屋而
食則外城爲之晝閉其勢寖以蔓延攻城郭掠官寺屠鄉聚
於是天子赫然震怒選徒命旅賢相制其謀良將奮其威健
吏供其餉不愛高爵重賞招致武健異能之士以制狂猘救
黎元然而此蹶彼織朝散暮聚喪師失國所在見告垂青紆
紫華軒高蓋之徒委印綬奉符册望風歸命長驅至京不三
日而開門延賊帝后倉黃隕身尺組迨夫紫蓋南渡長江天
塹猶足立國晉元宗高之業未艾也無何而元帥請命
王師入關以方張之虐焰百萬之衆易於拉朽然後真人應
運徐收大物命官置吏耆定中原旌旗南指馬首倒戈前鋒

未抵於近郊戈舡未濟於橫流而君相逃竄臣民懼駭壺漿簞筐絡繹勞軍傳檄而定吳越之墟亦足見天命之有歸而歷數之難强矣乃諸臣者吹既灰之燼溥將涸之波怒其螳臂以當雷車驅烏合招亡命倚狡猾為謀臣仗戎卒為將帥使長安之州里拼羅鋒刃積骸為邱流血成川宗黨戚姻駢首同盡累世蓄藏塗地無遺兵之所屯荆榛彌望哀哉擲三百年之休養生息以博虛名之一誤也且夫不知其無成而為之不智知其無成而驅父兄子弟以殉於僥倖之萬一不仁不仁不智之事君子諱焉而吾子猶臚列而紀述之毋乃奬亂乎余喟然而歎曰有是哉信如子之言則是靡鬲不必奮迹於成旅箕子不必傷心於麥秀申胥秦庭之哭為妄田

單火牛之策為愚也而豈其然哉夫孝子不以父病瘵而斥其醫貞婦不以夫亡而棄其孤蒙險而愈厲者忠臣之誼也犯難而不避者志士之烈也故曰歲寒知勁節板蕩識忠良且夫事有變易時有反覆有仍復國遲之三十九歲之久南陽佳氣發之一十八年之後非其臣民歌思舊德不忘先朝痛心故業含悲蓄憤淬礪以俟機感奮以赴會歷久不渝而後能成事哉而子乃以不智不仁目之則將奉君父如奕棋視宗社如傳舍靦顏蒙面以事仇者之皆智歟私家室保妻子戀利祿營爵位賣人城社覆人宗族以博進取者之皆仁歟審如是則三綱將淪九法將斁禮樂崩壞詩書滅絕中國胥化為蠻貊人類變而為豺狼也豈得為宇宙哉南都之立

國也僅矣其小人之醜成禍敗者不足論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號召徒黨自附清流忽焉喪志屈膝獻國而其忠義激發誓死不顧者乃在放逐之孤臣斥遠之下僚窮鄉絶谷布衣韋帶之士慷慨陳言流涕書檄而四方響應千里之遠如近共方社緇流羽士裹糧呈技重趼來赴事雖不成天地震動此皆志氣偉然皜皜乎與天日並昭者也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善乎越襄子之言曰智伯已志無後其成臣猶為之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斯言也有三代之遺直焉嗚呼以土崩瓦解之秋而區區閩粵一隅支措名號者二十五年甚至濱海蠻島風帆浪楫保其冠裳數十載不變則皆諸義士風聲之所激也惜乎可紀者止此耳其他懷忠抱信名湮沒而不彰

可勝數哉後之君子續而傳之其必有予吾言者矣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

南疆逸史卷三十九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五

死事

江天一　畫網巾先生

陸宇爝　賀向峻

王廷善　蔣爾恂

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與金文毅同起兵績溪被難者也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獻賊破武昌拒賊自沈於江天一正直廉介家貧好學所為制舉文磊落宏肆屢困童子試年三十六見知邑令傅公始得補郡弟子員令故重天一嘗令來請

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所居瓦不完會姻戚
有詿誤事令急捕之夜懷金百二十詣天一求解天一愕然
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亟揮之去性好結客士至者倒屣恐
後赴友急不擇利害見踰禮法事面叱責不少貸與同邑閔
遵古最善閔亦好義慷慨人也晚年益厭棄制舉業知天下
將亂與金文毅用軍法團練鄉人子弟為應變計黠兵之掠
徽也邑里大恐文毅遣天一拒之天一帓首攝弓矢夜率壯
士馳數十里與黠兵戰祁門悉奪還所掠男女牛馬主兵者
大怒劾奏文毅逮天一草疏詣闕陳情天子悟事得白及
金公起兵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獨推重天一內外
機事悉取決焉既被執天一亟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

吾首與金公舉事誼不可令獨公死追公及大呼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之時閩遵古方僑蕪湖天一道過之突入其家從朱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客聞者皆驚竄遂辭去遵古俄攜酒餚至其所與天一坐飲帶刀者義之大呼曰君無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黃總兵金翰林與江君四人耳然我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因起去呼二小卒伺門外遵古復與天一往謁金公痛飲悲歌門外刀戟環列鐵聲錚然遵古不顧也至江甯總督欲降之天一曰我為若計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同遇害蕪湖僧海明乞貸市公棺抵金公尸而斂之遵古與閩賈蕭倫往

收天一及陳繼邁吳國楨余元英之骸送歸其家吳余家無人復買地葬之立碑識其處天一妻子將入官其弟子歙人洪淵字遠生以百金贖之市田給饔飧焉

逸史曰凡節烈之事非其生平積學行義者不能為以其養之有素也余故傳天一而約略其行事雖微金公彼必有以發之矣遵古篤義猶曰收古人也至如海明蕭倫與諸義士素不相識而經營後事冒死不顧非三代遺民乎寧都魏禧傳其事甚詳余不復敘著其姓氏云

畫網巾先生其姓氏邑里爵位不可得而稽也初與二僕潛迹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傭食衣冠儼然久之漸露光澤防將吳鎮掩捕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鳳鳴詢其姓氏嘿不應鳳

嗚異之謂曰去爾網巾無以感衆足矣吾不汝殺也部卒因褫其巾先生既索網巾不可得晨起盥櫛畢呼二僕曰取筆墨來為我額上畫網巾僕問故先生曰衣冠傳自歷代惟網巾我明祖創制也即死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為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復交相畫軍中譁笑之共呼曰畫網巾云久之金聲桓遺黨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等結寨山中號四大營時出刦掠庚寅夏大帥檄江閩合剿四營潰池鳳鳴因詭稱先生為陣俘以獻總督楊名高見其額所畫笑置不問也檻車至泰寧欲諭降之先生因謂楊曰舊識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楊喜遣詣之綱之綱愕然先生曰吾固不識公也特從公索死耳之綱因窮詰其縣邑姓氏甚苦

先生乃喟然曰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則辱身吾自諱久矣汝何故問為若曹呼我為畫帅即我姓名矣之綱抗聲謂之曰天下大定一人强死何濟且改制易服王章也何不薙髮以全汝生先生顧而唾之曰賊奴我網巾且不忍去况髮乎死矣無多言之綱大怒令先斬二僕羣卒捽之二僕瞋目叱曰我豈畏死者顧死亦有禮當辭我主人於是向先生叩頭曰奴先往泉下掃除怡然就刃之綱乃好言慰先生曰先生豈有所負不然留姓名照千載也何堅自晦先生曰吾何負負明且一籌不打束手就盡與婢妾等可以姓氏易節烈名哉乃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又以白金一封付刑者挺然受刃於泰

之杉津觀者見其畫網巾斑斑頷上無不泣下諸生謝韓𥡴之松窠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歲時祀之四營既破所俘獻者多有文秀嚴毅顧盼偉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豈亦先生之流亞與並其軼事而失之可恨也

逸史曰明之死事者衆矣未有若先生之奇者觀其義化二僕即生平之學術可想見矣彼茹殺先生者皆膺明之顯爵者也二僕且得而唾之矣悲夫

陸宇𤇆字周明鄞縣人父世科大理寺卿少與錢司馬同學慷慨有大志喜任俠南北之變士大夫亡命走江湖者聞宇𤇆名多來就之無論識與不識皆館而禮之食客常數千百人錢司馬奉魯王監國防守江上宇𤇆左右其間王航海諸

巨艾舍從之風帆浪楫栖遲島嶼之上得不遣邑之以内聯義士爲之櫜橐而宇燝實爲之魁癸卯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不具脫其械未至寫而卒宇燝以好事破其家既死家人摒擋其室於亂書櫃中得布囊發之則赫然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舉之而哭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篤菴名翊起兵四明山魯王就加兵部左侍郎既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宇燝每過之徘徊其下思收葬之一夕有人入室叩首而泣者問之曰余漁人毛明山也向以卒伍事王公今不勝故主之感公每停驂王公頭下亦有意乎因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故錢司馬與宇燝交善會中秋州人習競渡舟楫如雲士女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者十

餘人登城邀戲至梟頭所問守者曰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墜地宇爀明山已豫立城下明山拾頭囊裹之宇爀以身蔽明山當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得襆傳人中去宇爀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明春始櫝而瘞之嗟乎宇爀之義奇矣獨怪王公死已十二年而其面目猶可識豈忠義之魄風日不得而敗壞耶即此一事宇爀可傳已

賀向峻字癸忱丹陽人補博士弟子年少負奇氣豪邁不羈與其友汪參最善參字中子能騎射舞矟而向峻喜擊劍兩人念天下將有變愈任俠結客偵刺時事聞政令不便輒指

斥責人嚼齒罵曰若居高官享厚祿柰何壞天下至是與其
客浮白醉呼相與慷慨流涕甲申之變參在京師客周鍾所
參故鍾門人也和樂進鍾曰先生負盛名不可死不國亦不
過今日死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姑徐之參視鍾究無意引
決投杯罵曰吾乃與賊臣為伍即變服逃歸未幾鍾果以從
逆伏法參與向牧時時麻衣繩履徬徨草澤間或相持慟哭
及南都擁立馬阮亂政向牧歎曰天下事尚可為令賀某得
攝尺寸柄當整殘疆以冀中興今若此吾知大江以南非淨
土矣明年五月金陵不守披髮狂走數日與汪參帙首負劍
持稍率壯士十餘人馳至大丕山旬日聚衆千人是時
王師渡江郡縣皆傳檄下仍故吏易服色而已無他兵以守

也以故吳越之壊揭竿者羣起然皆駈市人而戰往往不陣而敗向竣襲金壇破之無何

大兵至主兵者皇惑向竣為晝計策不用或勸之去曰吾與共舉事者棄之不義擐甲守城城破被執見殺年僅十九參跳而免復收其散卒搏戰城外殺傷過當至力盡猶下馬步戰手格殺四五人重創死

逸史曰余叙次義兵死事諸臣詳矣後乃得賀汪事向竣年未弱冠或疑傳者之非真昔孫策定江東死時年十七向竣雖非其人然不可謂天下無英才也自科舉法行士非文詞不進啞言踽步以為儒雅而倜儻奇偉之士多淪於草野發憤自奮不量力以死悲夫

王延善保定新城諸生惟性慷慨尚義見天下已亂散萬金產結客生三子長曰餘恪次曰餘佑季曰餘嚴餘佑出後其叔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嘗知山西臨縣及河南魯山闖賊之陷京師也延善率其子弟與雄縣馬魯起兵討之賊移檄遠近連克雄新城容城三縣擒偽官郝丕績等數人斬之勢大振會賊敗兵未已

本朝定鼎或之京師告變逮入獄餘恪謂其弟餘嚴曰我父以義死子不可不從然陷我父子者仇也必報之若壯可復仇我往死乃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遂與父俱死燕市餘嚴別率壯士入所告者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當事者義之得無究餘佑乃奉其父建善隱之易五公山所

稱五公山人也山人字介祺幼恢岸有大志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定興杜紫峯學無所不究尤務實用少從其父在兵間通曉兵法善騎射擊刺弓弩無虛發嘗與友人談忠孝大節感慨節烈目炯炯如電鬚戟張蹲身一躍丈計觀者辟易嘖嘖曰王先生命世才也晚而名愈高遠近就學者數百人縉紳豪士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之山人幅巾鶴氅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間兒童野夫皆知名氏見其過隨而觀之問王先生無恙山人為停車問勞而去家貧四方士到門典衣剉薦投之無怠府縣長吏有饋輒不受謁不見亦不報謝著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又輯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湧幢草三十卷

詩文集三十二卷康熙甲子正月卒年七十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

逸史曰余友孝廉王源嘗稱山人所著書為諸葛流亞而惜其才之不用嗟乎彼其父兄以義死豈肯復為出世蘊其所學懷不能已著書以自見傷已然使山人畢屈節豈世能用之哉者則不如老死山澤而書永傳也

蔣爾恂字篤生保定蠡縣諸生戶部主事範化子也崇禎戊寅畿南被兵範化死焉爾恂方十餘歲痛哭呼天誓報父仇畫父像已帶劍待其旁朝夕泣拜及長多力善騎射技勇絕人嘗道遇賊四人劫婦女衣叱而難之其魁恚傾其出縱五百騎邀之途時爾恂方從兩騎迎其兄女聞有賊分一騎護

其女入村自挾一騎彀弓注矢躍馬大呼連發二矢殪其前行二人賊衆驚潰其魁呼曰我非敢害公子也願請前四人罪狀爾恂大罵數之魁謝去徐按轡護女而歸又有土豪欲與爾恂為難爾恂陽謝之大會其衆置酒酒酣拔刀起舞立斬三人於座上衆讋服乞命復邀之坐盡歡而罷其豪傑如此甲申之亂盡散家財結死士備非常每念君父之仇慷慨悲歌欷歔泣下山東人王道士者有異術能前知羣盜服焉請以為魁道士曰我不能魁爾爾曹也顧亦知未見可魁者衆曰聞將公子常願舉事蓋投諸道士曰善因與其渠數人謁爾恂當是時畿輔初定民多流亡而所在官吏貪虐爾恂憤惋形於詞色蠡縣知縣某銜之將害焉爾恂避中野於鄉亭

偶遇汎卒自言嘗殺蔣某則其父也爾恂驚陰質其姓氏欲起衆殺之及歸而王道士適到門望見爾恂白皙秀頎偉氣獄獄則大喜前迓與衆推戴意爾恂陰計曰盗無能為也然吾欲誅虐吏復父仇非此機不可乃許之與為期夜半開門率其徒入殺知縣捕汎卒磔而祭其父遠近聞之以為蔣公子起義也旬日間聚而應者二萬人東破河間將入山東京師發兵追之戰敗衆潰以數十騎遁去至河側謂其騎曰我報父仇已矣若等烏合不足有為我且死若亦各歸田毋再聚自取夷滅遽躍入水衆救之不獲當事聞公子死衆已散且變由縣官起不窮其獄公子入水死不久之致書所親曰吾父仇已報無所恨天下事大顧同事非其人是以敗也今

長往矣後遂不知所終

逸史曰蔣生事不足錄獨其借盜兵報仇旣敗而散其衆以適似有智謀者嗚呼今之孰視君父之仇而濡忍以老死者衆矣

南疆逸史卷三十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三十六

隱遯

嗚呼南渡之後諸臣有艱難盡瘁險阻不避以力扶衰運者有臨危抗節萬死而不悔者余既章章詳其事業矣其或晦迹肥遯潛山澤混緇素高風峻節邈不可追而行事泯沒然其不負所事西山義士之風尚在也而已有舉其姓名而人未之聞者噫可惜也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夫其人既已隱恐懼禍則常恐姓氏之落人間又安得而傳之吕余所見庚辰進士黃周星字九烟官主事國變隱居湖州之

潯溪老屋三間性高亢與其妻女操作佐食人以詩文就質者為設酒餚亦不辭稍忤其意則面加叱責遇富貴者則愈倨人亦憚見之孤行一意至屢空不介意一日慟哭於野赴水死又有癸未進士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遂寧人選庶吉士嘗以御史隨魯監國入閩閩陷隱紹興山中當事物色之後移常州總督郎廷佐以禮聘焉長祥乃出千金聘金陵美姬姬工詩善畫竹梳高髻拖百折長裙倣古漢宫妝時號中山秀才者侍婢名墨池亦 長祥日擁姬居高樓作長夜飲郎聞之以為無他也居數年忽棄去不知所終嗚呼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以兩先生之蹤迹觀之則天下之大其晦迹而余所不及見且聞者多矣求之傳紀而文字殘缺傳者寥寥

明史所紀南京不守其變者爲僧者光祿寺卿華亭許譽卿少卿江都姚思孝給事中山陽陳啟新御史欒安成勇數人而已今敘其稍有事實者存於篇

姜　埰弟垓附　　葉廷秀

顧　朱　　張利民

于　穎　　魏公韓王一青

張廷賓　　周齊曾

林必達　　余增遠

方以智　　劉永錫

姜埰字如農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儀真知縣擢禮科給事中呂言事得罪莊烈帝怒甚下鎮撫司欲置之死而

廷臣申救者衆杖之百遣戍宣州衛事具明史宏光立赦復
故官因父憂不赴流寓吳門自稱宣州衛老兵弟垓字如須
庚辰進士官行人其署有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中
並列其上立奏請剷去之垓之被杖也昏絕不知人垓含溺
吐埰口咽之得甦及父死於賊上書請身繫獄而釋埰歸治
喪不許乃號泣奔喪歸奉母避亂走蘇州阮大鋮得志恐垓
兄弟欲殺之埰避地徽州嘗絕食樵子宋心老以菜羹啖之
或徒步數十里至吳孝廉家得一飽孝廉亦高節士也因祝
髮於黃山而自號敬亭山人垓變姓名避至寧波遯迹天台
雁蕩閒兄弟並不與世人接埰有子安節實節才而文亦不
令進取後聞山東平母欲歸埰扶母歸萊陽山東巡撫聞其

名檄郡縣招致之埰故墜馬召醫舁竹篼因見使者使者歸
報埰即夜馳還江南癸丑夏疾疾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論戍
會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墳墓死不能正邱首今當待
盡宣州因誌先帝生全之恩既數日疾革曰吾不能行矣死
必埋骨敬亭之麓年六十七子如其言所著有正氣集餺飥
集敬亭紀事摘謬藏於家孩後亦卒於吳門云

逸史曰懷宗之明察非亡國主也惟其輕折辱臣下大者誅
夷小者杖遣於是剛直果敢任事之士皆自拌而在位者率
佞諛偷合苟容全妻子保富貴之臣因致寇盜縱橫畏縮不
能禦賊至三月開門迎附豈不可歎哉熊姜之獄執其成心
久而不化及李建泰出師帝御門推轂瀕行建泰頓首因二

人請乃得出獄未二旬而國亡傳曰天子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此非衰亡之象乎操至死不忘故主之命可謂純臣矣

紫廷秀號潤山濮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受業劉宗周造詣純篤宗周門人以廷秀為冠崇禎中官主事疏請終養居喪盡禮保舉法行有列其名者辭不赴除服入京抗疏救黃道周帝怒杖之百遣戍福建然廷秀實未識道周也特重其學行且既遣斥辱處之恬然道周深服其有養南渡召為吏部主事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因及廷秀帝命以僉都御史用馬士英惡其剛直但授光祿少卿唐王立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閩亡去為僧匿迹山寺其徒問姓名終不言及疾亟取筆書示之擲筆而逝

顧朱字自公浙江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年甫踰冠才名鬱然士子爭誦其文初釋褐倪元璐劉宗周兩公深器之曰子誠異士惜所遇非時矣甲申宏光立謁選以行人請餉兩浙時馬阮亂政士大夫營私植黨忘其國之危也或謂朱曰子以京員督理鄉邦晝錦之榮也錢穀在握盡藉以豐殖其家朱謝曰士人讀書必以忠孝為本禮義為閑國家多難吾敢營寵利哉子休矣毋汙吾耳力清夙弊無敢以私謁者惟喜文士所至郡縣輒課士簡其秀異者移學使補博士弟子員後多為名士首乙酉南都潰魯王監國紹興奉命召起餘姚大學士方逢年又之義烏召兵部尚書張國維逢年在家謁三上乃得見謝曰老臣力衰恐不足辱寵命朱前曰軍府草

創非公無以屬大事者且王命敦促公無拒也逮年乃許諾
而國維聞使命至闔門降階執朱手向之慟哭曰君父在難
臣敢辭辭朱曰向之方輔家三日乃得見既見復三辭朱再
三陳請乃受命今公何任之勇也國維曰吁此承平大臣奉
召體也今何時乃循故事且方公卒輔也余戎政也金革無
避何濡遲之為朱因從客問曰事有濟乎國維曰難然則如
之何國維曰吾受國重寄義在必死子筮仕日淺尚可隱避
此地有某山避世桃源也他日盍以卜居其明年越城又潰
監國航海朱不及從棄妻子自姚江　海甯紆迴山谷烟燧
數百里伏尸枕藉冒險遠涉至海門無舟可渡還秉乾溪慷
慨欲赴死時其父在家老矣謂其長子曰汝弟且殉國吾誰

與養昔宋亡謝疊山以親老不死汝蓋以我命召之未得書徘徊終夕喟然曰張司馬命我矣吾何忍棄我親也乃挈其妻子歸布衣蔬食杜門不出其後同年生陳名夏杜紫立德入仕

本朝皆顯達致書幣勸之出力辭返幣有司歲時致問不為答有以事請者亦不應家愈窮空作百貧歌以自遣事父及繼母撫諸弟孝友稱舉主李立齋歿於舟山為經紀其喪載其嫠孤歸字養之二子既長為治裝而歸之楚喜讀經作詩禮解為子弟講易皆有獨得晚尤邃於春秋以為左氏親炙

聖人其旨真後之述者惟晦庵得其正因作春秋本義以折衷羣說云年四十餘遭其父喪哀毀如禮服除遽卒

逸史曰觀行人之召方張二公可以定其人矣國亡君竄海內土崩而猶守承平故習以自尊大此豈有君國在其意中乃欲藉以濟艱哉烈矣張公行人之終身不出蓋亦師其遺訓也而逢年卒以偽降詭誅悲夫行人子鏵余姊婿也官庶吉士改侍御史歷大理寺丞致任孫濂方登己丑進士天之報行人者於其後人行人之嘉遯愈光矣

張利民字能因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獻忠來攻登陴守禦以忠義激勸將士執所佩刀殺白雞以血洒地曰諸公有二心者視彼又折矢誓曰利名今日藉諸公力堅守有功不以上聞者有如此矢將士皆感泣獻忠百計攻之不克積黃得功援師至城獲全治行最擢戶科給事中晚披

緇入山自耕田中和尚其時遺老為僧者甚衆武進則封開府知府薛寀號米堆水嘉則翰林編修林增志號法幢平湖則吉水知縣沈中柱號無淨皆以進士起家著聲績者也

于穎字瀛長金壇人辛未進士累工部員外郎知西安府以事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監國時陞按察司副使分巡寗紹道及師潰間道歸里杜門終老其在越也甚有威惠義師初起命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倉猝未有軍仗穎即民間家借棉衣一襲頃刻得百具當甲以拒江其得民心如此越人至今思之

魏公韓字一韓號雲庵黄岡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句容縣累官寶坻巡撫國變未之任隱居縣西以湖中漁臺築園聚宗

人居焉圃北有問青樓朔望登樓北面九拜年九十餘髮脫不除葬中藻有過問青樓詩青天不答累相問皓首終隨漢臘歸蓋知其志矣其同縣舉人工一蕭字子雲乙酉後寄寓武中昌寒山寺山臨大江山厓有猴兒洞人迹罕至每月明江靜獨往洞中大哭漁舟過其下視之則子雲也可悲也夫

張廷賓字容卿餘姚人天啟甲子舉人教諭鄞縣南都除望江令未赴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廷賓獨入院中不去事平學徒稍稍集學會再舉廷賓力也意忽忽不忘故鄉乃之四明雪竇為僧號道巖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架上褋陳儒釋書人莫測其崖際年八十八卒壬戌歲也

周齊曾字惟一鄞縣人性高介少為諸生治經書悉屏棄注

疏作文抒所獨得亦不蹈襲前輩大家丙子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出太常卿吳麟徵之門除廣東順德令做古社倉法置義田以備旱潦又立弓箭社集閭里丁壯教之擊刺盜發輒捕獲一縣稱神明攝篆香山縣故有黎種隔以海巡按御史入土官賄許沒海葬內地齊曾曰若以則投黎以縣土將不可隆武帝立於閩召舊輔何吾騶入直吾騶香山人也蒼頭盧兒憑勢豪橫齊曾痛懲之吾騶移書請讓齊曾歎曰國家禍亂至此區區閩粵一隅不令長吏撫循其民猶仍故習是夫也必敗國吾不忍城社之及禍也拂衣歸監司留之不可歸而江東已失守徬徨號泣入剡源架屋林壑深處號曰囊雲庵盡去其髮為髮塚銘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猿有露

可以無決惟鳥石依依可以無弔客因自髮號無髮居士草
衣糲食隱居二十餘年性耐勞苦搜奇木為養和竹根為爐
自削製手婆娑撫弄見者皆尚其風致同年生為海道招以
書謝不往曰孤雲來去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
河之異母相涸為也同年必欲見之值其母喪往弔焉一叩
首謝起避去終不交一言是時紳士之隱於禪者若法幢林増
志漁山熊開元無可方山智皆拄拂卓錫推鼓上堂稱法嗣齊會
旣僧服雲寶石老人欲傳以法齊曾笑曰我僧也乎哉辛亥
三月卒年六十九士人謚曰貞靖先生以誌其非禪也有詩
文數卷𠕋上李鄴嗣敘之
逸史曰夫厭世汙濁而隱隱而僧不得已也而僕僕焉稱善

知識以與富貴者日接是安得謂之隱哉若貞靖先生者可師矣

林必達字非聞甯波鄞縣人也宋吏部尚書寶之裔自莆田徙焉登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給假歸甫抵浙而京師變聞慟哭幾絕宏光立仍故官命主貴州試道梗不行魯王監國副都督陳謙使於閩隆武以表詞倨殺陳謙而必達留天興閩科以之分校士絕請託拒賂遺未幾閩士訐所取士不公上親試之黜紕謬者主司同考多得罪而獨賢必達擢監察御史督學閩南

大兵入主帥以按察使招之必達夜浮海遁歸會母亡哀毀骨立奉其父居其弟必遠友愛子女婚嫁皆出其力丁亥以

遺逸爲有司敦逼必達泣然曰吾宜死國久矣所以隱忍者以老父也敢以新命自汙哉與諸逸民徐霜皋李杲堂錢蟄庵高隱學朱柳堂輩為杜鵑時或狂歌痛哭先是其妻卒於金陵富商有願予女者資數萬拒不受有同年生欲予金資之仕不應四方士饋遺者受而散諸宗親故終身窮空一子賢而早歿撫其孫立成有曾孫矣又相繼歿時其父尚在顧而哀之必達啟曰兒有弟弟孫即兒孫也何悲焉蓋以是慰其父也父年最高九十五而亡必達年七十餘矣哭泣哀瘠如禮自遺老零落杜門不復出閒為詩既成輒焚棄故存者不百篇里中後仇兆鰲萬宗經官京師於其年九十徵諸名士詩章贈之進必達願之歎曰吾絕人事久矣況名乎濱死

孫臣有知我者取以銘墓焉又三年而卒戊子九月也自銘旌曰萬曆遺民不作佛事其孫壻謝德寬為之狀云

余增遠字謙貞兵部尚書余煌弟也崇禎癸未進士知寶應縣劉澤清鎮淮安勒有司庭謁增遠不屈投劾歸監國特起禮部主事進郎中事敗避居村墅草屋三間躬親農圃有同年生為監司求見不獲一日屏騶從直詣其廬增遠僵卧不起曰多病不能為禮監司執手勞問甫出門則已荷鉏灌園矣隱居二十四年未嘗入城市年六十五卒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昭湖廣巡撫以智舉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院簡討少美姿澂聰穎絕倫書無所不讀為人風流自喜及語忠孝大節懍如也初入翰林而孔昭為楊嗣

昌所誣下詔獄以智伏闕訟冤帝不聽乃刺血書疏促公卿入朝叩頭乞達蹕長安門者二年帝聞而憐之孔昭得遣戍選為定王講讀官十七年春召見德政殿以智陳天下大計帝屢稱善及都城陷被賊拷掠乘間脫歸阮大鋮與方氏父子不協至是用事使人㬌以智降賊欲殺之乃變姓名避之嶺南已而南都覆唐王立於福州召復故官不赴及永明王立知以智在德慶州起官中允進少詹事再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入輔政不赴久之復召辭益力轉側蠻獠洞壑間艱苦備至尋薙髮為僧號無可

大兵陷桂林執見馬帥蛟麟以智趺坐曰十召不出不忠家有老親不能養不孝分當死馬帥令作書招陳邦傅以智厲

聲曰我豈招人降者帥知不可屈乃聽之去乙未奔父喪廬

墓三年又十餘年而卒所撰通雅及浮山前後集凡數十卷

劉永錫字欽爾魏縣舉人選長州儒教學諭署崇明縣事吏

治精敏庭無留獄亂後不歸隱居相城有大吏强之仕袒裼

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

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耶取劍欲自刭門下士抱持之

得解既而妻子相繼餓死永錫亦旋殁弟子徐晟陳三島等

經紀其喪葬之虎邱

南疆逸史卷四十